

2000.12.17

何琼崖散文集 2 集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何琼崖散文集2集

何琼崖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何琼崖文集 2

散 文 集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邗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70千字

1991年 第一版 199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088-109-111-18

定价3.6元

目 录

一	彭德怀骨灰盒寻觅记·····	(1)
二	不屈的英雄郑成功·····	(42)
三	早期智力开发者章锐·····	(135)
四	春节双鸿·····	(183)
五	羊年春节对联·····	(185)
六	劳动者的称号·····	(186)
七	灵谷洞·····	(188)
八	美湖记实·····	(190)
九	月季花·····	(192)
一〇	三清山之游·····	(195)
一一	大虹桥情趣·····	(198)
一二	一幅水墨画·····	(202)
一三	紫藤架下·····	(204)
一四	夏令营中发出第一封信·····	(211)
一五	她嫁给了幸福者·····	(226)
一六	依旧桃红碧柳青·····	(229)
一七	“雪米莉”的小说是鸦片——给《报刊文摘》 公开信·····	(231)
一八	情愫凝铸的书——读吴宗蕙散文集《中南海之 恋》·····	(233)
一九	桃花源里的《渴望》·····	(245)
二〇	繁艳·森密·遥深——李商隐诗歌中的用典··	(251)
二一	板桥的诗书画印·····	(258)

一 彭德怀骨灰盒寻觅记

一、彭德怀骨灰盒在哪里？

1978年12月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接到了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78）办介字第40号函。函的内容是：

同志：

兹派晏贵良、任殷举二同志前往了解彭德怀同志骨灰存放情况，请接洽。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

1978.12.1

省委书记十分震惊：彭老总被“四人帮”迫害而死，死在北京，专案小组为什么派人来了解他的骨灰存放情况，难道彭老总骨灰盒存放在成都市？

立即找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问他：“你知道彭老总的骨灰盒存放在哪里？”

张振亚觉得莫名其妙，他只晓得彭德怀同志所谓犯错误后，毛主席派他来成都领导三线建设工作，文革开始，被“四人帮”揪到北京去批斗致死，他的骨灰盒怎么会存放成都市？

书记蹙起了双眉，问：“你有没有经手保存谁的骨灰盒？或者其他同志有没有经手保存呢？”

张振亚经书记这一点醒，立时忆起四年前接受过省委领导的一项特殊任务。命令他与杜信共同完成王川骨灰盒的安放任务。省委领导再三交待：“此任务十分重大，你们两人严守秘密，连妻子都不能告诉，要以党性来保证！”现时隔四年，原任省委书记刘兴源、李大章、段君毅已先后调离四川，除张振亚与杜信外，成都市没有第三人知道王川骨灰盒的事；就是张振亚他自身，四年来只是守口如瓶，未向任何人泄露骨灰盒存放情况，至于王川是否就是彭德怀，王川的骨灰盒是否就是彭德怀的骨灰盒，那连夜梦也未梦到过。

书记立即指示他细查王川骨灰盒的来龙去脉，设法弄清王川是否就是彭老总。

张振亚同志受命弄清楚王川名字的由来。

要弄清王川这名字，就得先理清彭德怀后半辈的坎坷生涯……

彭德怀从庐山会议挨批罢官之后，主动要求把家搬出中南海，迁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

1965年9月某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约见彭德怀谈话——这在彭总自与毛泽东在江西井冈山认识和共事以来原是正常的事，次数是不可胜计，但庐山会议后，这种约见与晤谈是不平常的，是毛主席重新起用彭大将军的开始，是彭德怀新生活的开端。

毛泽东要彭德怀到四川去抓大三线工作，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彭德怀此前实际是过自我“闭门思过”的生活；但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发布命令交下任务时，他象以往每一次一样，连犹豫与讨价还价的思想都未冒过，便直截了当地接受下来，好象还是在战场上接到命令便立即出发。

他在1965年11月30日上午到达成都，下午便接任办公。

在成都半年多时间，他又生气勃勃威威武武当大将军指挥作战，不同的是他这回带的是工程师技术员技术工人的兵，当的是建设大三线的副元帅。

文革开始，1966年12月24日，江青一手策划“揪彭兵团”，将彭德怀揪往北京监禁批斗。

彭德怀被迫害被虐待，生了病，病情加重，被关进了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501医院一个底楼病房。名义上是给治病，实际上是囚禁，病房窗口都糊上了纸，终日不透阳光，空气浑浊，与牢房并无多大区别。门口还有战士看守，连走出房门的自由也没有。

医生诊断是直肠癌，不治之症。1974年10月以后，病情更加恶化，常常处在昏迷状态。11月29日下午2时52分，这位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彭青天彭德怀同志，这位百战百胜屡立战功扬名中外的军事家、政治家、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终于含冤离开人间。

彭德怀的遗体很快被草率地匆匆地运走，且秘密地火化了。

骨灰在哪里？骨灰盒存放何处？这是一个谜，连彭老总的亲侄女也没法知道，这颗人民的巨星好象是流星一般从天际流失……

不，流星会消失；彭德怀，他不会消失，不会在人民心中消失，他的骨灰与英魂永远不会消失……

中央军委筹备彭德怀追悼会的工作人员立意寻觅彭总骨灰盒而束手无策时，他们向彭老总的老爱人浦安修求援，问她：“浦同志，您晓得彭老总骨灰盒的着落吗？”

浦安修一听人家问到丈夫彭德怀，心中立时涌上难止的

苦楚之泉，忆起不堪回首的几个场景：1965年11月28日下午，到北京火车站给去成都参加大西南三线建设的老伴彭总送行，有多少知己话，但一句也说不出，谁能预料竟永远没有说一句体贴话的机会！

浦安修再见老伴彭总，是在1967年7月北师大批斗会上。她也被揪去批斗。她真想扑过去跟他说，跟他哭，跟他诉，但她与他都是“囚犯”、“敌人”、“叛逆者”，她只能偷偷地窥视他。他瘦多了，衰老多了。她真担心在万千敌寇中敢取敌酋首级的英雄、钢筋铁骨造就的共产党人，能支持得了吗？……但愿彭德怀挺得过去，站得更挺拔！

给她等到听到的是噩耗。她知道杀死丈夫的不是癌细胞，而是党内的癌细胞“四人帮”。她悲伤，恸哭欲绝，她连丈夫的骨灰在哪里，骨灰盒在哪里也不知道啊！

一天，浦安修碰见了原四川省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现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大章。李大章不无慰藉地跟浦安修说：“安修同志，彭老总的骨灰盒在成都殡仪馆……”

“在成都殡仪馆！真的在成都殡仪馆？”浦安修真想飞向成都抱回老伴的骨灰盒——召唤回英魂……

李大章随即跟她说了这事的来龙去脉：

1974年冬天，成都天气特别阴湿寒冷，人们感到沉重的压抑。

就在这阴沉郁闷的日子里，从北京乘飞机来了两个军人，其中李若萍是负责人。他们三十来岁模样，带来了中央专案组介绍信，到省委要求亲见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源，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刘兴源、李大章与省委书记段君毅接待了他们。

李若萍傲然地说：“我们奉中央首长指示，送来一个骨灰盒，盒内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换姓送来四川成都存放。这个骨灰盒存放到殡仪馆，与一般群众放在一起，不许另行特别安放。存放之后，不准任何人随便移动；要移动，需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情况与规定，你们三位领导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要绝对保密。”

听到了这半空霹雳炸响，刘兴源、李大章、段君毅三人顿时发愣、伤怀。

李大章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曾多次上永兴巷七号看望彭德怀，促膝畅谈西南三线建设一些事情。彭德怀谈了自己的设想，越谈越有劲，连休息与进餐都忘却了。李大章还大胆地批评他不知爱护自己身体，也不顾周围的人工作是否多了，疲劳了。

彭老总被一些人绑架到北京以后，李大章昼念夜思老总，多方打听，但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听了两个北京来的军官报的丧，李大章也想哭老总几声，但不能够呀！……彭主任真的永远不归来？！……

人不在了，骨灰盒回来了，英魂回到西南大三线来了，回到他热爱的工作过与生活过的成都，彭总在天之灵或许会得到一点慰藉。李大章他们只见骨灰盒来，不见人的踪影，怎么不心中滴血呢？！……

他沉默了会儿，硬自将感情与愤怒压到心底，咬咬牙，咳咳喉咙，向两个军人说道：“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密。”

两个军人这才离开了商士街省委大院，回到了锦江宾馆，听候省委派人来接收彭德怀的骨灰盒。

锦江宾馆与彭德怀结下了不解之缘，她是彭德怀多次参加三线建设会议的场所。在锦江宾馆，彭总接见过三线会议的代表，听过他们的发言，听过他们的经验介绍。他口问笔录，甘当学生。

锦江宾馆接待过多少大大小小外地、本地干部，从未有象“元帅”、“大将军”彭德怀如此平易近人的“老百姓。”

全馆上下与彭总相处得十分融洽、随便，对他敬仰又热爱。彭总不喜欢人家把他当官看待敬而远之，而亲而近之。大家都知道彭德怀被定为右倾主义分子，是反对党中央与毛主席的犯大错误的人，但谁也没有对他怀有敌意，只是同情他，尊重他，爱戴他。见彭总一来馆，大家象接待自己的长辈那样接待他，马上给他捧来热气腾腾的茶……如今，宾馆里的人谁能料得到人人爱戴的彭总已给折磨死了，他的骨灰盒却藏在两个军人住房内的旅行包里。

刘兴源、李大章、段君毅暗地商定，由省委常委书记段君毅负责安排彭总的骨灰盒。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

杜心源随即挂电话喊办事组副组长张振亚到他办公室来商量。

张振亚分管接待、安全、保卫工作，接到电话，迅即到了杜心源办公室。

杜心源严肃谨慎地对张振亚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盒的安置需要商量一下，省委指示要你去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把它存放妥善。没有省委批准，谁都不能挪动。”

张振亚听了，惊异不已，便问：“哪一位重要负责同志

的？”他怀疑又是老干部给“四人帮”迫害致死了！

“谁的骨灰盒，这，我也不知道。你，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这事，你不能转告任何人。现在，你到锦江宾馆去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名叫李若萍的一个军人与他的同行者联系承办。此事是政治任务，不可轻视，非办好不可！”杜心源郑重叮嘱后，又向张振亚交待此骨灰盒要与一般群众的骨灰盒放在一起，不要另行安放，但万不可转移与丢失。

张振亚接受了任务，又找了行政处副处长杜信，驱车飞驰锦江宾馆，会见了李若萍等两人。

李若萍对张振亚、杜信严峻地说：“中央首长与周总理指示我们送来王川的骨灰盒，因王川是四川人，所以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四川。”

张振亚觉得王川这名字好陌生，中央重要干部怎么有不见经传不见报纸的王川？

李若萍又向他们命令：“骨灰盒一定要安全存放，要绝对保密。”然后，才从手提包里取出骨灰盒。

张振亚接过骨灰盒，与杜信仔细端详起来：盒是土黑色的，由六块粗木板钉起来，显得非常粗糙简陋。张振亚心里猜度开来：既是盛装中央重要干部的骨灰，为什么用这样低劣的骨灰盒？如说遵死者遗嘱从俭办事，那从北京派两个军队干部送骨灰盒来往北京成都又得花多少钱？一夜宾馆住宿费不是可以购这样粗劣骨灰盒成百个？又是一个谜，但纪律与指示不许他多问、多管。他强迫自己头脑只考虑着：第一，这是省委领导亲自安排的保密任务；第二，骨灰盒是解放军专程从北京送来的，这位王川总是不简单的人物，大概在文革中遭受到什么不幸。他越想越烦恼愤恨，同时感到责任的重大：当时成都社会秩序仍处在动乱之中，担心一旦走

漏了风声，这骨灰盒就很难保证安全无虞。他不敢再叫手下人去具体承办此事，只是由他与杜信负责到底了。

将骨灰盒还给李若萍后，杜信到四川省民政厅办了手续。按李若萍交的单子，填了卡片内容：姓名，王川；年龄，37岁；死亡原因，病故；籍贯，成都市。

张振亚与杜信再到锦江宾馆，将卡片递给李若萍他们两人看了，办了交接手续，才接过这外形粗劣内含神秘的骨灰盒。然后，坐上小轿车直奔成都东郊殡仪馆，找到殡仪馆负责人，向他说明来意，交待此骨灰盒先存放三年。

张振亚再一次叮嘱道：“你找个工作负责的老工人精心保管好。不准任何人移动。领取骨灰盒时，必须有我和杜信同志亲自到场办理手续才许拿走；否则任何人不许移动、领走。”

殡仪馆负责人严正地回答道：“我馆一定照你吩咐的办，我负全部责任就是。”

办了登记手续，找了一个稳重可靠的老工人负责看管，并取了一块黑纱蒙在骨灰盒上，放置于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架子上，编号为第三二七号。

一切办理妥善，张振亚与杜信才放心地离开殡仪馆。路上，张振亚又一次叮咛杜信：“不管什么人，哪怕是顶头上司与亲属好友一概不能透露此事。这是纪律，我们要用党性来保证。”

张振亚对王川是谁之谜仍解不开，心里不踏实，曾多次去殡仪馆悄悄查看，见第三二七号骨灰盒仍然平安地存放在骨灰架上，悬着的心放下了大半……

张振亚追忆起四年前承办王川骨灰盒的事，恍然大悟，原来“四人帮”将彭大将军改名为王川。于是，就一五一十

向省委书记同志汇报经过情况。

四川省委在家的几位常委，得知彭德怀的骨灰盒回到了西南大三线，安放在成都殡仪馆这个情况后，立即开了碰头会研究，决定：由张振亚去将彭总的骨灰盒从殡仪馆接回存放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

此会议室设在四层楼，彭德怀在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工作时的一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巡视三线建设现场，做调查研究，不随便去各机关单位走动，除非人家有要事特来邀请。他在成都期间，未曾到商业街省委机关大院去过。十二年后，他的骨灰盒请到了省委机关大院的常委会议室，骨灰盒上的黑纱换成的红绸，发射着红采，面前还放置着省委敬挽的花圈。

张振亚与杜信从成都殡仪馆接回彭总骨灰盒时，特地代表省委领导向殡仪馆负责同志与保管骨灰盒的老工人表示感谢！称赞他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直到此时，成都殡仪馆的负责同志与这位老工人仍不知道他们保管的骨灰盒是彭大将军的，但他们意识到这骨灰盒的主人不简单，否则为什么省委领导如此郑重其事，而令他们费解的是这骨灰盒为什么如此粗劣，连一般经济不富裕的老百姓的骨灰盒也比不上呢？他们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任务，心情还是欣慰的，自然对文革“四人帮”增加了一份憎恨。

彭德怀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消息被严密封锁，连跟彭德怀多年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也不知道。彭德怀被“四人帮”揪往北京后，景希珍、綦魁英分别被调往四川资阳县、中江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直到1976年上半年的某一日，他们从已转业到四川省国防工办工作的原彭德怀的司

机赵凤池那里才得悉他们的老首长已经被害而逝世了。彭总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的英姿，栩栩如生地显现在他们面前……

二、战无不胜的彭德怀

彭德怀参加与指挥部队与各种敌人作战，次数之多、战绩之丰，是罄竹难书的。如若有的仗，能由彭德怀指挥作战，则红都井冈山根据地不会丢，五次反围剿战斗不会遭失败，二万五千里损失如此惨重的长征可以不跋涉，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双方战局会起大的改观……现在，这里不系统地描述彭总的一些战绩：

井冈山突围

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进攻井冈山的敌人，全部兵力约二万四千到二万八千人，红军只有七、八百人，相差三、四十倍。敌军围攻三昼夜，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被敌突破，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八面山的彭、李大队均被敌隔断。

在如此层层包围危急时刻，彭德怀从容若定，他思索谋划后决定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从重层包围圈中突围。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圈。

天下着鹅毛大雪，山上积雪成尺深，彭德怀跋涉雪路，不慎将干粮袋炒米丢失了，不愿让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疼痛，寸步难行。枪声一响，他的虎劲又陡升，率众在烂草田去破敌军阻击的部队，突破第二层包围圈。

突围的第三天，部队刚到大汾，又遭逢敌军三面伏击。这时，彭德怀想，如以平常战术防御，有全部被歼危险，当机立断：集中三个大队突击敌人一点。一鼓作气，凌厉万钧之势，奋勇从中央突破敌人伏击阵地，继续猛烈南进，冲击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

彭德怀忘了饥饿与疲惫，心中升腾起一股浩气：我红军被三四十倍优势之敌重层包围攻击，突围后又遇伏击，这样险恶的战斗环境，如是其他任何军队其结局只有被歼灭，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却胜利突围成功了！

二月上中旬，彭德怀率部突围后到了鄂都的桥头村。休息了两三天，敌人又跟踪追击来了，彭德怀带领部队转移到兴国县的莲塘和东山。休息了五天，白军刘士毅旅来进攻。当地党通知彭德怀，说刘士毅旅只来五个营，另一个营与民团留守鄂都城。

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他这时突围损失后只有三百人、二百二十三枝步枪，但他知道消极躲避与逃跑都不是办法，要出击，拣敌人的软弱处用劲打。便带了这三百战士立即出发，绕过了刘士毅旅主力，奔袭鄂都城。急行军，十八小时奔走了一百四十里，半夜到达鄂都城外，出敌不意，下令突然爬城袭击，展开猛攻，消除了刘旅一个营、靖卫团和县警备队全部共六、七百人，缴获三、四百枝步枪，两挺轻机枪，县长鼠窜而逃。

一枝红军七百人小部队，被四十倍敌军穷追堵击一月多，刚落下脚休息，又进行一百四十余里奔袭、攻城，这是完全出敌所料，也是中外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以卓越的见识与果断勇敢的行动取得的奇功，难怪被解放的鄂都一带群众惊喜钦佩地称这支红军为天兵，天兵当然离不开

“天将”领导之胆识与艺术能力！

俘虏兵三百人，半数以上要求参加当红军。

团村战斗

一九三三年十月，敌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闽赣交界的德胜关推进。

团村是黎川城与德胜关中间，在黎川城东约三十里的一个小盆地。

十月初秋，天高气爽，枫叶初红。某日清晨，红日方东升，朝霞映照德胜关，敌出动两师十二个团进达团村东十余里处，离德胜关亦十余里；另用三个团组成的师进至团村以东三到五里处，为第二梯队。近午，敌三个师摆成倒品字形，做工事，筑堡垒。

面对优秀兵力的敌军，彭德怀慎思周密，他发出了应战迎敌的部署命令：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它，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的第二梯队左侧后约五、六米的地方。敌第一梯队两个师十二个团，各约展开一半兵力；二梯队之一个师筹划做碉堡的事。

彭总下令发放信号，正面的师便积极佯攻，埋伏的三个师主力同时猛烈地突入敌第二梯队，手榴弹声、机枪声、步枪声、喊杀声混在一起。敌第二梯队经不起突袭冲击而大乱，连带第一梯队两个师也乱成一团。红军正面佯攻之师按原计划乘机出击，象火棒捣烂蚂蚁窝，敌全军乱成一锅粥，慌忙向黎川城逃窜。

这时，红军四个师一万余人已完全冲插进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四万余人中厮杀拼搏，杀得敌军狼奔豕突，尘土漫天，平日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成了羊，彭军战士成了猛虎，猛虎扑羊，一万二千人击溃三万余敌，又打了一次胜仗！

广昌战斗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红军方面前方司令全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德国人）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

彭德怀见博古、李德领导无方，部署错误，便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

他们不听彭德怀的话，相信他们自己部署构筑的永久工事，“我们的工事是坚不可摧！”

彭德怀提醒他们：“我们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敌人，我们的野战工事就算坚固，但敌军飞机大炮轮番轰击，是不起多大作用的，不是坚不摧。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我们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被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他们笑彭德怀怯敌，不听劝诫。

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工事。

彭德怀心中知道他们不懂红军游击战运动战战略战术，死抱住阵地战战术不放，向他们建议道：“应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一部。”这么一说，他们还有疑惑，彭德怀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这样，才算得到了这位外国顾问李德总司令的同意。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米到二千米，在他们的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